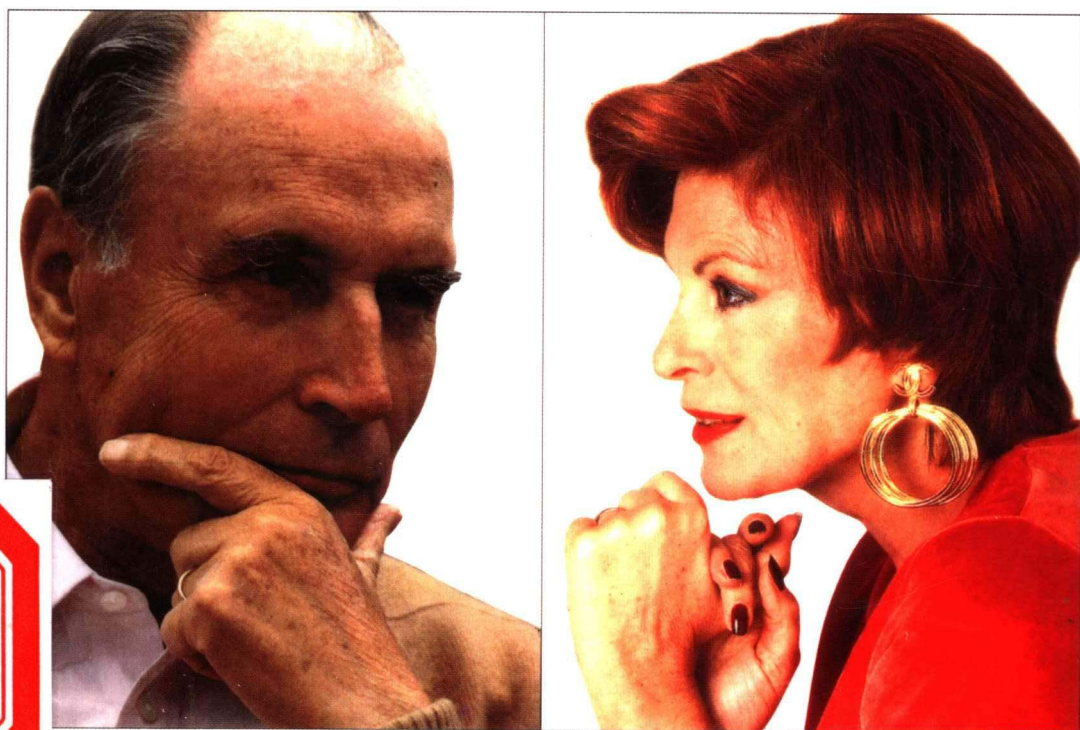


SOUS LE SIGNE DE MITTERRAND

我与密特朗总统 的七年交往

[法] 伊丽莎白·泰西埃 / 著 白 巨 / 译

ELIZABETH TEISSIER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SOUS LE SIGNE D'ERR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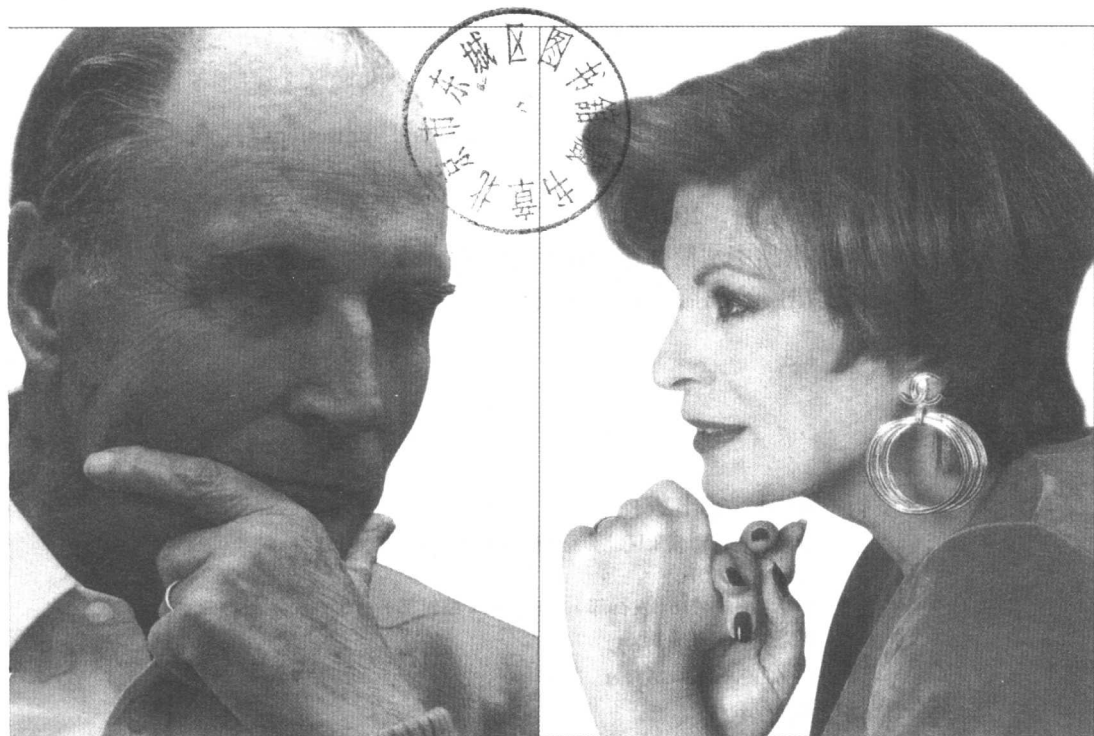


012Z0317461

我与密特朗总统 的七年交往

[法] 伊丽莎白·泰西埃 / 著 白 巨 / 译

ELIZABETH TEISSIER



中国言实出版社

5736/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密特朗总统的七年交往 / (法) 泰西埃 (Teissier, E.) 著; 白巨译.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5.6

ISBN 7-80128-553-0

I. 我…

II. ①泰…②白…

III. 密特朗, F.M.M. (1916 ~) - 生平事迹

IV. K835.6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7245 号

京图字: 01-2005-2304 号

SOUÉ LE SIGNE DE MITTERRAND Sept ans d'entretiens

© Edition° 1, 1997

© Elizabeth Teissier, 2002

© 2005 年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由伊丽莎白·泰西埃独家授权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并在全球发行。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 100101

电话: 64924716 (发行部) 64890042 (编辑部)

网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40 × 960 1/16 15.2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原版序言

有一句民间谚语讲，职业无贵贱之分。但在某些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思想偏执甚至令人费解人的眼里，一些职业要比另一些职业低贱得多，尤其像我被热情驱使所从事的这一职业。20多年来，我与星占学令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未在这一排斥面前低过头。但是必须承认，星占学家是我们当代社会壁柜中的尸体。不同阶层的人都向星占学家咨询，并对他们给出的有益建议和正确的分析表示祝贺。然而公开场合，则对星占学家以及向星占学家咨询的人竭尽嘲讽之能事，把他们看成是轻信者，甚至认为他们是智力上有毛病的人。

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当你的亲朋好友知道你热衷于星占学，他们定会说：“瞧，他（她）还在相信这些过时的玩意儿，纯粹是迷信！即便我能够接受，我也觉得无论星占学本身还是相信星占学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达尼埃尔·密特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是个固执己见的勇敢的天蝎座女性，我对她总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某些机遇使我们的职业生活道路交叉在一起，这样，在几个出版商于利普饭店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我们又相见了。应邀出席午餐会的人之中，有许多

颇有名望的作家，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弗朗索瓦丝·吉鲁、弗朗索瓦丝·多兰等。当时，我与亨利·拉博里教授合著的《星辰与分子》一书刚刚出版。拉博里教授虽已去世，但他独具匠心的思想不仅适用于生物学，而且还应用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

1992年，对许多摩羯座出生的人来说是幸运之年。具体到我身上，我在巴黎阿歇特出版社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星占学大百科全书》（本书由我主编，由45位国际知名学者撰写，历时4年，其中部分章节是由我主笔的）。而共和国总统夫人也成绩斐然，她出版了自传《面包酵母》一书，讲述她领导法国自由基金会所进行的斗争。我们两人的著述都被评为当月的优秀畅销书。在供报界刊用的纪念照片中，我们两人紧挨在一起。

当时，达尼埃尔·密特朗愉快地说：“好啊，你有两本书被评上了！”我用略带自豪的口吻回答：“是的，今年对我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像大家一样，她高兴地听从摄影师的安排。她不见得不知道我是谁，我想要是她知道我认识她尊贵的丈夫，并且她丈夫多次邀请我到爱丽舍宫共进午餐，经常给我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和星辰分析结果的话，她的反映会不会还是这样呢？不过，我没有任何理由向她透露我和共和国总统之间进行过的长时间的谈话。我恪守我的这一基本的、同时也是必需的伦理准则：“如果他什么也没告诉她，那么我也没有必要对她提起什么。”

后来我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前外交部长、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罗兰·迪马那确切地得知，达尼埃尔完全不知道我与她



丈夫的交往，显然总统对他的夫人一直守口如瓶。他对我讲了如下一件趣事：1995年，罗兰·迪马与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夫人达尼埃尔·密特朗在雅典娜大厦吃早点时，他无意中问国家元首：“最近您又见过伊丽莎白·泰西埃吗？”达尼埃尔·密特朗当时跳起来问他的丈夫：“怎么，你认识伊丽莎白·泰西埃？你见过她？”总统肯定的回答使她感到很不高兴，正如罗兰·迪马对我说的：“很明显，总统夫人完全蒙在鼓里。”

尽管我没在场，但我能想象出达尼埃尔·密特朗的反应。我也能想象到，当共和国前总统的许多仰慕者或拥护者们读了这本书，或者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上听到或看到有关此书的介绍时，也将会有同样的反映。我甚至能描绘出在某些编辑部将出现的尖酸刻薄的嘲讽：“什么，又一本关于密特朗的书！这次是谁的手笔？伊丽莎白·泰西埃！噢，天哪！她竟然也要向我们讲述‘她’的密特朗！很明显，这是一种怪僻！”

在决定动笔写我与共和国前总统从1989年开始的谈话之前，我对这些可能的反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得知我与爱丽舍宫有密切接触的出版商，从1993年起就建议我写出来，都被我拒绝了。密特朗逝世之后，这位风云人物特殊的魅力激发了成千上万支笔来描述他不同的人格侧面，以及他公开的和私生活鲜为人知的方面。总统的私人医生克洛德·居布莱撰写的《重大机密》一书，详细披露了已故总统是如何以天蝎座人特有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的，引起舆论的哗然。后因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和女儿向共和国检察官状告该医生违反医疗保密条例，此书被查封和禁止发行。之后不久，弗朗索瓦·密特朗《被



死神打断的回忆》的合作者乔治-马克·贝纳穆出版了《最后的密特朗》一书，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除了阐明立场、揭穿谎言以及愤怒的抗议之外，对那些与前国家元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来说，问题丝毫没有解决：是全部都说出来和写出来，还是应该慎重和留有余地？尤其是，还有没有必要再写一部关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书？人们不是该说的都说了，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发挥的呢？

如果我以大家的名义来回答，显然是自以为是的表现。对此我既无权利也没有能力，我也不想充当小小文坛的审查官，用权威的口吻说话。我只以我个人的名义表达，遵循在把这些特殊的回忆写到纸上之前对自己规定的严格的界限。我不会肆意暴露爱丽舍宫大门内的机密，也不会破坏把我引荐到弗朗索瓦·密特朗身边的人对我的深厚友谊。我荣幸地受到共和国总统的邀请，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欣然前往。无疑，弗朗索瓦·密特朗知道我与和他身份相同的一些政治家的交往，如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国王，多年来，我与国王陛下结下了深厚而真诚的友谊。

西班牙国王在要求我为他服务之前，思想中可能已铭记了两千年前巴比伦星占学家阿达德·舒姆-于特叙尔所说的话：“我们做服务，我们进行工作，我们不是不负责任的。当我们没看到的时候，我们决不凭空臆造。”正是这一精辟的见解，才使他能充分肯定我所作的研究工作。

我既热衷于心理学又迷恋于语法学，对待我的对话者们，我一向以继承和发扬星占学先辈们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为座右



铭，从而才使许多国家领导人愿意向我咨询。胡安·卡洛斯国王陛下及其他一些国家元首，都与我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尤其是法国已故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我确信他会感到他不是惟一一位受益于我建议的领导人。说实在的，国家元首听取星占学家的建议是不足为怪的，在多个世纪的传统中已有记载。古文化时期以后，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现代，更不用说当代，经常是那些最注重实际的君主和国家元首，有自己的专职星占学家，其中不少人是我们的历史的诸多重要事件的预见者和见证人。

他们之所以从事星占学研究，是因为这一实践能回答人们担心的问题和满足透视每个人人格的愿望。人民，更不用说领导人，都需要了解他的未来和他的过去。人的自身情况是千差万别的，需要准确测量一定条件下的所有分量，它涉及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除了求知的兴趣外，关心一下星辰告诫我们的，要比借助于未来学家及地缘政治分析家的分析更为重要，因为学术性结论往往会被事实无情地否定。

我对胡安·卡洛斯国王所作的预测，显然对他是有用的，因为这些预测经常与事实相符。1980年底，我对他说，1981年2月23日前后，他将面临最危机的情况，结果正是在23日那天，在西班牙众议院发生了扣押人质的未遂政变。这件事使所有科学上认为完全是不可能的分析家和政治学家大为震惊。就在政变临近发生之前，卡洛斯国王本人还往我当时住的巴黎诺伊区的家里打电话，告诉我肯定是预测错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众所周知，胡安·卡洛斯国王热衷于帆船运动，他继承了享有航海家摇篮盛誉的西班牙伟大的航海传统。为了他，我建立了一个类比，把行星的影响比做在某一方向吹着的（宇宙）风，有经验的水手利用它，能有效地操纵和把握好他的航向。哪个航海家会在不了解风和信风图的情况下，贸然上船做航海旅行呢？

如果星占学不是精确科学的话，那么对于政治家来说，就像水手熟悉伊奥利风神一样，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其有效性在国家元首办公室这个特殊的实验室中所作的许多实验中得到了证实。面对怀疑和拿不定主意的时刻，面对困扰着当权者的孤独感，星占学引入了一个有意义的精确的参量，这一参量与其他办法一起可帮助他根据天体的影响作出最佳的抉择。

我相信共和国前总统会同意这一分析，因为它充分反映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所表现出的对星占学的认识和兴趣。至少这既是国家元首也是私人要求我提供建议。埃马纽埃尔·贝尔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十分钦佩的抨击性文章的作者和作家，他将其比做蜜蜂，并说这个学识渊博的人“善于汲取一切去酿蜜”，无疑，这也是他的自我表白。从他的出生天宫图上，星占学家发现他的情趣和好奇心是极其广泛的，这正是我们会有共识之处的基础之所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国家意识和肩负的责任感极强，他从不忽视能帮助他成为实践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理论家所称的“好的执政官”的任何线索。他认为，我基于星辰研究对法国及其他国家所作预测的某些结论不仅是确切的，而且得到了事实的广泛印证。从而致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对



星占学的看法，我认为他是我结识的思想最开放的人之一。如果我信口开河地作几个预测，那么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中断我们的谈话。我想真正消除他的偏见和战胜他怀疑心理的，正是我逆向的、相悖的和非线性的预测。这些预测不仅与事件的表象逻辑相反，而且有时与我自身的逻辑相抵，我如坐针毡，担心预测有误。这样的情况有多次，尤其是在海湾战争期间。

我想，弗朗索瓦·密特朗是在发现星占学参量在政治形势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后，才决定向我咨询的。他同时还听取各方面专家如历史学家、地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建议。尽管这些人不是总统高级顾问班子的正式成员，但当总统在制定法国及其未来的决策时，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积极主动地献计献策。其中一些人已经发表了回忆录，这对了解弗朗索瓦·密特朗两届七年任期是必不可少的。我这点微不足道的见证，只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充实这段历史，揭示共和国前总统人格和活动的鲜为人知的侧面。当他看到他生前的某些拥护者脸上愤慨和怀疑的表情时，他可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正因为如此，我不感到是背叛了他和中断对他的某种义务，而是恰恰相反。在我们会面的时候，有时他允许我带着录音机，放在我们中间，以便我记录他的讲话和以最完整的方式回答他有可能向我提出的各种问题。虽然第一次他对此举有些不解，但当我对他解释说我要保留我们谈话的记录，这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纪念的时候，他就理解了并允许我使用之。他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在他当政的时候，他的谈话丝毫不会泄露出去。换句话说，他完全信赖我。正因为如此，他对我谈话是充

满信任感的，至少是畅所欲言的，正像我对他直言不讳，甚至当我的分析使他不高兴或者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时候也是一样。在某些谈话中，他允许我使用录音机的事实清楚表明，他不反对留下痕迹或我日后引用。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个十分有个性和有独立见解的人，尤其是表现在他对某些亲友、政敌对他相信星占学矫揉造作的谴责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会有损于对他的回忆，恰恰相反，是把我们的谈话的真实记录交给法国人民。这一记录并不是完整的，因为我有意略去了涉及前总统、他的亲属及其反对者们私生活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包括伟人在内都有他的隐私权，因此，弗朗索瓦·密特朗这位高尚的天蝎座人像珍爱玫瑰一样珍藏他的隐私是无可非议的。

我一直铭记着本世纪的天才之一阿尔贝·爱因斯坦所说的话：“星占学是启迪自我的科学。由于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获益匪浅。地球物理学讨论恒星和行星对地球的作用力，反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星占学着重表述恒星和行星自身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对于人类星占学是一种生命酖剂。”法国人民有权知道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品尝了这种酖剂，并为他的国家利益所用。

除我之外的其他人，发挥各自的天赋，描述了和将要描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一生及其两届任期中，动荡不定但在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法国现实的历史。我出版这一谈话记录，是想为更好认识这一时期以及决策的某些机理，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如果我的读者们能表现出他们的理解与宽容，如果他们



认为我无愧于已故哲学家雷蒙·阿贝里奥过去对我的称赞的话，那么我就感到我的努力得到了充分的回报了。1975年，星占学以《你的星辰》节目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电视屏幕上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迫停播（见伊丽莎白·泰西埃：《预测之谜》，作家出版社，1997年）。之后，我应巴黎让-雅克·波韦尔出版社的要求写了为星占学辩护的《不要烧死女巫》一书，雷蒙·阿贝里奥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写到：“她的书是为广大非专业读者写的科普性读物，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书中既有大量生动的事例和证据。又可以看到她对这一学科深刻的信念。了解伊丽莎白·泰西埃的人都知道，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凭借她所具有的卓越天赋过安心舒适的女人生活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她不需要去为生活奔波。然而她并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是为了弄清星占学到底是幽灵、幻觉、迷信还是科学而进行斗争。让我们像阿波特所说的，‘检验一切，把好的部分保留下来’。”

在撰写这本关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书的时候，我牢记这一智慧的格言和教诲。读者将会看到，这是由冷静的思考支持的事实和论据的汇集，自始至终体现着真挚的热情。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对一位杰出人士和卓越的一流国家领导人的友谊、尊敬和缅怀的见证。这是在精神力量主宰下对话的记录，1995年12月31日，这种无形的力量，在他向法国人民发表的最后一次新年献辞中表现的那样淋漓尽致。在收听他讲话的那一天，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我仿佛看到他间接地向我递了一个充满友谊的眼神，并在这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激动人心的特殊时



刻，他对精神分析学家 C.G.荣格所说的话作出了反响：

“如果有限的知识视野使人们至今还在相信，星占学是可以嘲弄的，是早已被拒之门外的伪科学的话，那么，这个可以溯源到人们心灵深处的星占学，今天却将重新跨进它阔别了三个世纪的大学的校门。”

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弗朗索瓦·密特朗都是这一学科复兴的推动者。又有谁比他做得更好呢？

目 录

原版序言·····	(1)
第一部分 爱丽舍宫的银河	
第一章 沉闷的节日·····	(3)
第二章 爱丽舍宫的邀请·····	(8)
第三章 给我讲讲星占学·····	(28)
第四章 我如何, 法国如何? ·····	(50)
第二部分 世界行星	
第五章 火星的约会·····	(81)
第六章 东欧剧变·····	(97)
第七章 欧洲日志·····	(117)
第三部分 天蝎座人的秘密	
第八章 我所知道的总统二三事·····	(131)
第九章 “我要给任期画圆满的句号” ·····	(152)
第十章 回到巴黎大学的讲坛·····	(184)
尾声·····	(208)
附 录	
密特朗的生辰天宫图·····	(225)

第一部分

爱丽舍宫的银河



第一章 沉闷的节日

我在数千人的人群中走着，天气炎热，我在树阴下的长椅上找到个位置坐下。在场的人都是应邀前来参加 1994 年 7 月 14 日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国庆游园会的。一位朋友让我陪他四处转转，否则即便被邀请了，也仿佛是没有来过这里一样。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人多的场合。游园会除了半政治社交、半新闻采访和巴黎式的交谈外，我没看到有什么特别引人入胜的地方。

3

这一天，来宾的话题都集中在总统的健康状况上。几个星期以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已把自己癌症恶化的消息正式通告给法国人民，大家都知道他即将做第二次手术。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过往的客人，所有的人都想接近总统，甚至渴望有幸与他说几句话，以便让别人看到自己是“心腹人”